

漓江年选

品质阅读

恒久珍藏

2011中国年度故事

《山海经》 选编 毛晓青 主编

赵凌云《丈夫的情人们》

陈 吉《姚四爷捉奸》

杨 格《谁动了他的30年阳寿》

吴军辉《慈禧太后的香巾案》

叶 梓《追凶二十年》

王永坤《立个傻子当皇帝》



YZLI0890108263

◆ 漓江出版社

2011中国年度故事

《山海经》 选编 毛晓青 主编



漓江出版社



YZLI089010826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1 中国年度故事/毛晓青主编;《山海经》选编.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1.12

(2011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5507-2

I. ①2… II. ①毛… ②山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7805 号

2011 中国年度故事

责任编辑 樊德凤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38千字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5507-2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好故事是有力量的

毛晓青

好故事是有力量的。

一个好故事的力量在于，你能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你自己。感同身受的同时，你也为自己感动了一把。那个梦想着有颗“美梦成真”丸，可以狠狠教训一下霸道顶头上司的小白领张闯也许就是你（《美梦成真》）；那个因为一只花盆惹出祸端，究竟是保大儿子还是二儿子，手心手背间无法抉择的父亲老王也许就是你（《惹祸的花盆》）；丈夫猝死后小三二奶打上门，那个收留丈夫的情人们一起创业的无奈而大度的妻子也许就是你（《丈夫的情人们》）；本来想拍领导马屁，结果弄巧成拙的那个小公务员也许就是你（《马屁不好拍》）……

占有本书一半多篇幅的新故事，展现的就是你、我，我们周围人的生活。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跟你有着一样的小烦恼、小欣喜，让你分不清什么是故事，什么是人生——这就是故事，这就是故事的魅力！

一个好故事的力量在于，你能从惊险传奇的情节中暂时逃离，让奇异的想象照进现实的庸常。本书的另一半篇幅，就是这些吊人胃口的传奇悬疑故事。一幅古画引发一场离奇命案，书生、男仆、偷儿、美女纷纷自认，命案真凶到底是谁（《凶手粉墨登场》）？传说中的鬼屋有时墙上会出现发光的男人头像，鬼屋真的有鬼吗（《鬼画传奇》）？姚四爷怀疑五夫人有了情人，是谁？是那个小白脸裁缝吗（《姚四爷捉奸》）……是吗？不可能吧？谜底揭开，却是令人恍然大悟、啧啧称奇——这就是故事，这就是故事的魅力！

一个好故事的力量在于，你看完了一个故事，会眼角一热，心里一暖，解开了一个心结，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这就是故事，这就是故事的魅力！

本书精选二十余家畅销故事期刊，由六十余篇古今中外各色故事烩成盛宴，等待你的尽享。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好故事是有力量的 毛晓青 /1

小说家族

娘的那盏灯 王瑞霞 /1
惹祸的花盆 向曙红 /4
最通人性的狗 曹 茂 /10
点石成“精” 大刀红 /13
我不是“路怒” 晓 砚 /18
老林和小林 崔岩丽 /22
有些钱不能要 陈 铭 /25
丈夫的情人们 赵凌云 /30
秘密 刘绍宗 /40
流泪的金猴 吴海江 /43
忠村的故事 吴宏庆 /48
血墨 黄 胜 /55
姚四爷捉奸 陈 吉 /59
解渴 徐 路 /64
一路安详 陈华敏 /67
兵行险招 黄 胜 /72

富翁乞丐 焦松林 /77
愁出条康庄大道 恩 雅 /82
不离不弃：一辈子一个承诺
..... 洪秋林 /94
爱情香奈儿 刘祖光 /101
天价保姆不好当 莹玉悬秋 /107

官场百态

赔本的买卖不赔本 刘忠山 /112

职场风云

代号和谐 刘 铭 /115
马屁不好拍 吴 嫡 /120

拍案惊奇

选美惊魂 李博学 /124
齐墨仙大败东瀛画师 马敬福 /128
慈禧太后的香巾案 吴军辉 /131
幕后凶手的“鸳鸯计”
..... 顾文显 /135

凶手粉墨登场	菊韵香 /141
案发“回腊汤”	王永坤 /148
皮匠寻子	顾文显 /156

玄幻故事

终结站烦恼	董春锋 /160
成功男人的指引者	叶梓 /163
阴阳师的抉择	贺清华 /168
谁动了他30年阳寿	杨格 /174
美梦成真	桑小牙 /178

悬疑故事

照片背后的真相	杨林 /182
只差一度	丛凌波 /186
鬼画传奇	九斗 /191
点药捕毒泉	李洪文 /200
追凶二十年	叶梓 /205
猫什么都知道	庄秦 /212

宫廷秘闻

立个傻子当皇帝	王永坤 /219
这个皇帝很欠骂	王庆顺 /226

微故事

一碗面的时间	王慧 /230
枪林弹雨	高昌萍 /231

拯救	林涛 /234
钱来钱去	刘学兵 /237
我们想吃谢师宴	水玲珑 /238

幽默大师

匿名消息	左怀利 /240
泥巴镇的时尚传奇	陈琪 /241
妙计除娼患	菊韵香 /244
富豪还乡	郭选 /248
特殊处方	王喜成 /250
抢房子	雷仕林 /253
铁杆戏迷	魏锦池 /256
第一堂课	王广胜 /257
到底怎么办	丁大明 /258
游街不能白游	林元硕 /260

海外奇闻

你应该毙我	树建 /261
最后一个安打	谢庆浩 /263
劫匪死于臭美	裴文兵 /266
王牌特工的裙下之约	方冠晴 /269

新聊斋

三生缘	丛凌波 /278
贾博士卖儿子	阿辞 /284
借我一个影子	余少镭 /289

娘的那盏灯

王瑞霞

你知道吗，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个举世瞩目的老龄化社会，到 2020 年，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.48 亿，到那时，老人如何养老？一位老龄问题专家说了三句话：对子女来说，想到就好；对政府来说，落实就好；对老年人自己来说，健康就好。咱今天这个故事，讲的就是——“想到就好”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儿女要真正“想到”，还真不容易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一个小山村里有位老太太，六十多岁，老伴早已亡故；膝下有三个儿子，老大、老三在家务农，老二读了师范，在城里上班，离得远，一般有啥事儿，老太太都不会去找他。

这天，老太太抹着眼泪儿，哭哭啼啼地到了大儿子大林家，她说：“儿啊，娘老啦，拖累你们啦，村里要统一换电表，这电表的钱……”

当时，一度电是一毛钱，一个电表是八块钱，那时候的八块钱，对山沟沟里的庄户人家来说，可不是小数。大林一听，说：“没问题啊，我们哥儿仨哩，每家摊两块七毛钱，你买电表还有剩余哩。”老太太很高兴。

老太太又到老三家，老三结婚晚，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没分到地，家境不好，这会儿正和老婆商量，要到丈母娘家去借粮，一家人正愁着呢！老太太啥也没说，抹着泪，默默离开了。

没过几天，村里的电工找到大林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娘说，她不换电表、不安电灯了！你想想，现在谁家还点煤油灯啊，你当儿子的，不怕人笑话？”大林一听，赶紧和电工到娘的家去。娘住在老宅子，很近，一进门，大林就红着一张脸，嚷嚷道：“娘，当儿的可没说不让你安电灯啊！”老太太哭了：“儿啊，人的肩膀头儿不一样宽啊，你三弟家，都断顿儿啦，我这当娘的，咋有脸问他要电表钱啊？这表，娘不换了；这灯，娘也不安了！”

大林心一横，对电工说：“我娘屋里的表就不换了，把线接到我的电表上，以后，娘的电费，由我来出！”

老太太含着泪笑了，电工也连夸大林厚道。打这以后，大林的威信，在村

里一下子树起来了，谁家有了啥事，甭管大事小事，都请大林去主事，管吃管喝，末了，还给一盒好烟。

不知不觉，二十年就过去了。

大林给他娘掏了二十年的电费，也在村里主事主了二十年，本来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去了，可坏就坏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——

那天，村里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到了大林家，问家里的老人是不是叫王香花，大林摸了摸头发已花白的脑勺，说：“我娘她就叫王香花。”

其中一个干部乐呵呵地说：“兄弟，我们是县民政局的，来慰问你娘的。你娘是建国前的老党员啊，如今国家有政策了，要给她发钱哩，一年分两次发放，一次七百八十块。”

大林一听高兴了：“真、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！平日里，我们兄弟三个给娘摊钱，一个人一年才一百五十块哩，这下好了，我娘她自己有钱了啊！”

老太太能领钱了，自然不用三个兄弟再分摊了，可是，老太太年龄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不能保管钱财了。老二住在城里，老三又经常出去打工，于是，给老太太领钱、保管，就由大林来负责了，平时亲戚间人来客往的，该老太太出的钱，都从这钱里扣除。

又过了两年，第三年时，老太太领的钱涨了，涨到了一年三千块。

这年春节时，兄弟仨凑在一起喝酒，酒桌上，老三说了一句醉话：“咱娘行啊，一年领三千，三年就是近一万啊，她的钱花不完，还得分给咱弟兄哩。”话，是醉话，可是，酒后吐真言啊，当下，老大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：娘的账，该给兄弟们算一算了！

当晚，大林一夜没睡，他坐在灯下，把这两年娘的开支，凭着记忆，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，最后，总收入减去总开支，是负八百，也就是说，老二和老三不仅分不到钱，两个人分别还得贴给他钱！

第二天，大林把两个弟弟叫到家里，说：“趁着过年都在家，咱兄弟们把娘的账算算，这是账单，我能记起来的，都在上面，记不起来的呢，就算我这做哥的给贴上了。”老二和老三看过账单，都很吃惊，大林瞟了他俩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两年，娘照相、领钱、审查，都是我一个人跑前跑后，我还以为自己沾了娘多大的光哩，谁知道还烫皮了呢。”

老三红了一下脸，小声嘀咕道：

“娘的开支，怎么这么大啊？”大林说：“娘倒很节省，给她的零花钱，她几

个月都不动一毛，可是前年娘生病住了几天医院，两三千就出去了；几个小辈的嫁娶，本来娘只出十块二十块的，可是现在，都知道娘能领钱了，礼金只好加到五十块……”

老二老三都不吭气儿了，大林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娘用我的电，用了二十年，我给娘掏了二十年的电费啊，以前娘不领钱，我掏也掏了，可是现在，娘领钱了，按一年十块钱的电费算，不算多吧？二十年就是二百块啊，这二百块，我得扣出来，这就叫‘亲兄弟明算账’，对不对？”

老二老三都没做声，大林暗自得意，是啊，自己的话，句句合情，字字在理，看你们哪个有理由反驳！

话说出去了，可还没等大林把二百块电费钱扣下来，情形就有点变了：大林走在路上，总觉得不对劲儿了，自己的腰，咋挺不直了，有几家结婚办喜事的，也不来请他主事了。

这天，大林躲在小卖店喝闷酒，老电工正好进来买东西，大林就招呼他坐下一起喝，老电工瞪了他一眼，口气生硬地说：“我不会跟你这号人坐一起喝酒的，你可真做得出来啊，你娘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她还能用你几年的电啊？还要跟她算电费？”大林被人揭了短儿，不觉恼羞成怒，又加上喝多了酒，霍地跳起身来，扑上去，跟老电工扭作了一团，老电工的儿子闻讯赶来，爷两个把大林给打了一顿。

大林回家搬救兵，两个儿子说，惹人家老电工干啥？他和乡长是儿女亲家，咱惹得起吗？大林气得出了门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不知不觉，竟走到了娘的老宅子里。

大林一见娘，竟委屈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说着事情的经过，说完，酒劲儿也上来了，他倒在娘的床上，“呼呼”大睡起来。

大林半夜醒来，屋里黑咕隆咚的，他伸手去拉灯绳，却拉了个空，大林嘀咕道：咋摸不着灯绳啊？他下了床，东摸西摸的，黑暗中响起了娘的声音：“儿啊，你醒了？”

大林一惊：娘竟然一夜没睡，一直守着他！他问娘，咋没见灯绳，老太太说：“这灯绳，都断了二十年啦。”

大林猛吃一惊：“断了二十年？”

老太太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儿啊，你们弟兄仨哩，都有家有业的，娘咋能啃你一个人，让你一个人掏电费呢？我怕自己一不留神儿，伸手拉亮了灯，就把灯绳给剪断了。当初，你说让娘用你的电，娘就认定了，你是个有孝心、能担当

的好孩子啊……”

黑暗里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大林给娘跪下了……

惹祸的花盆

向曙红

到底是谁的花盆

首饰匠老王靠为人翻新首饰，供两个儿子念完了大学。现在，两个儿子都出息了，大儿子在市里当了局长，二儿子当了建筑老板。两个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同一个单元，大儿子住12楼，二儿子住5楼。老王高兴住哪家就住哪家，自在得很。儿子儿媳们上班去了，老王就帮他们拾掇拾掇家，日子倒也充实。

这天下午，老王去大儿子家拖地，他到阳台拿拖把时，发现阳台上的一盆月季已经打蔫了。他知道，大儿子特别喜爱这盆花，平时精心侍弄，可是花儿怎么还打蔫呢？老王看看阳台前端大好的阳光，明白了，这盆花总呆在阴影里，日照的时间太少了啊！所以他伸手去端花盆，想将它移到有阳光的地方去。

老王随手将那花盆一端，但那小小的花盆却像生了根似的，纹丝不动，害得老王一下子失了重心，人往前打了个趔趄，花盆当即就翻了，直直地跌下楼去。

老王慌了神，生怕花盆落下去砸伤人，他赶紧将头伸出阳台往下望，还好，这幢楼在二楼的地方往外伸出了一个防护平台，那就是为了防止高空落物伤及行人的。那只花盆“咚”的一声砸在防护平台的楼面上。

还好，伤不了人。老王一口气刚刚叹完，就听楼下传来一阵闹腾声，好几个人同时大叫起来：“天啊，楼塌了！这幢楼塌了！”

楼塌了？老王吓得一激灵，转身就往外跑。等他来到空地上，发现几个老头将一个老太太从平台底下抬出来。受伤的是张老太，老王知道，她和她老伴以前都在市电视台工作。

老王打听是怎么回事，老头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，防护平台上有一块水泥

板掉下来，砸在张老太的头上。这时，几个老太太连推带搡地将物业公司的经理拽过来了，张老头一见物业公司的经理，顿时暴跳如雷：“这是什么破楼？楼顶自个儿塌了，砸伤我老伴了，你们得负责！”

物业经理面红耳赤，看完受伤的张老太又跑进平台底下看现场，嚷嚷起来：“不是我们楼顶自个儿塌了，是被东西砸的，你们看，有个圆圆的东西卡在平台窟窿里。”

有人喊道：“是花盆——”话刚出口，老王心头一凉，一下子捂住了嘴巴。他认出来了，那就是自己刚才碰落的花盆，它将平台砸出个洞来。

物业经理终于找到说辞了：“不是平台顶自个儿塌了，是被那个花盆砸的，扔花盆的人才是肇事者！”

救护车来了，将张老太和张老头接走了。物业经理要找到担责任的人，所以留下来，挨个地问在场的老头老太们，这花盆是谁家的。问到谁谁摇头，问到老王时，老王当即否认了。老王倒不是怕承担责任赔一点医药费，他是怕闹出人命来。张老太要是有个好歹，自己算不算过失杀人？

物业经理问不出结果，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说：“要是大家都不承认，我就只能报警了，警察一来，自然知道这花盆是谁的，那花盆上，一定有主人的指纹不是？”

一句话说得老王胆战心惊，如果警察来鉴定指纹，自己是怎么都躲不过的。他一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在轻轻地扯他的衣袖，他一回头，就看到了大儿子。大儿子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他轻声对老王说：“爸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”

兄弟俩的花盆

大儿子一直将老王领到停在不远处的车里，关上车门，紧张地问他：“咱家的花盆怎么会打翻了？”

老王只得苦着一张脸，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。大儿子越听脸色越难看，责备他：“你糊涂啊，你干吗不承认？早点承认了，早点将花盆搬回去，事情不就完了，你真要等人家找警察来？”

儿子这么一讲，老王只得去承认。临要下车时，儿子又扯住了他，说：“你别说那花盆是我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说是你的？不是你的，我去承认了，又能说是谁的？”

“你就说是弟弟的好了。反正我俩都住这个单元，你说是谁的大家都信，但意义却不一样，他是私企老板，我不同，我是个局长，要注意影响。刚才物业经理问我那花盆是不是我的，我没承认，现在听说人家要报警了，我又去承认了，那影响多不好。”

老王明白大儿子的难处，说是二儿子的，也害不了二儿子，反正碰落花盆的是自己，又不是二儿子。于是，他下车找到物业经理，承认那花盆是他二儿子的。大儿子也跟着上前帮腔，表态道：“不管那花盆是怎么掉下来的，终归是我弟弟的，是它造成了张老太受伤，责任我们承担，张老太治疗要花多少费用，我们全出。”

物业经理的目的就是要有人出来担责任，现在有人来承担了，目的也就达到了。大儿子赶紧去物业公司借来一架梯子，搭在防护平台上，打算将那只肇事的花盆搬回去。

他的手还没够着那只花盆呢，底下猛地就有人大喊起来：“别动那只花盆！”喊话的是张老头，他赶回来了，而且，他的身后跟着两名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。

大儿子怔在那里，这工夫，一个记者已经到平台底下摄像去了，另一个记者扛着摄像机顺着梯子爬了上来。老王见状，赶紧上前向张老头解释：“那花盆是我二儿子的，是它弄伤了你老伴，我们担责任……”

“你也别急着揽责任，我看呀，这责任你们也不用承担。”张老头直视着老王，说，“我问你，你二儿子住几楼？这花盆是从几楼掉下来的？”

“五、五楼呀。”老王结巴了一下。

“这就是天下奇闻了！”张老头扯开嗓子，喊道，“是花盆砸穿平台，让平台上的水泥板砸中我老伴的，花盆是谁的谁就该担责任，但真是这么回事吗？这平台是干吗的？它不就是为了防高空落物的吗？一个从五楼掉下来的花盆，落下来不过十米的距离，竟将一个防护平台打出个窟窿来。最可笑的是，这花盆还好好的，一点破损都没有。连防护平台的质量都那么差，那么，我们住的房子呢？”

张老头的一席话，让现场炸开了锅，张老头继续说：“所以，我通知我们单位的记者过来曝光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幢楼有严重的质量问题，我们住得不踏实啊，得要个说法。”

一时群情激愤，大家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，谁也不肯散去。老王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这么说来，是这幢楼的质量有问题，不用他担责任。

就在大家闹闹嚷嚷的时候，老王的二儿子开着车回来了，他铁青着脸听人们议论纷纷，听明白了，他便嚷嚷起来：“谁说那花盆是从五楼掉下来的？五楼是我家，我从来不养花！”

张老头更正：“那花盆是不是你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重点是，咱们这幢楼还不及一个陶瓷花盆结实！”

老王的二儿子不搭腔，顺着梯子上到了防护平台，他也不顾记者的阻挠，一上去就搬那只花盆。第一把，他没搬动，第二把，他才将花盆抱了起来。这一抱起来，他便乐了，抱着花盆一直走到平台边，高声大噪地冲下面的人群叫起来：“我郑重声明两点：第一，这花盆根本不是从五楼我家掉下来的；第二，这花盆也根本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哥哥从背后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，轻声呵斥：“你给我住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儿子看看身边的记者，又看看底下的人群，欲言又止，只得一扯弟弟的衣袖，说：“你跟我来一下。”说完话，他便率先下了梯子。二儿子只得放下花盆，跟着下来了。两人经过老王身边，大儿子轻声说：“爸，你也来一下。”于是，父子三人一齐走向停在不远处的大儿子的小车。

引出秘密的花盆

父子三人上了车，关上车门，大儿子才开口了：“那花盆是我的。”

“我就说嘛，”二儿子喜形于色，叫了起来，“从五楼掉下来，绝对不会砸穿平台的。从十二楼掉下来，就说得过去了。”

大儿子正色说：“弟弟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想让你将那花盆认下来，说是你的。”

二儿子瞪大眼睛叫起来：“我傻呀？那花盆从五楼掉下来和从十二楼掉下来，意义完全两样。”

大儿子只能求救地望老王，老王劝二儿子：“意义有什么两样？你哥是当官的，怕人说他家的花盆砸伤人，影响不好，你不过是私企老板，不用讲究这么多。”

二儿子梗着脖子叫起屈来：“爸，你知道什么？这幢楼是我承建的，当初验收房子时人家就怀疑有质量问题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它通过验收的。现在这件事一曝光，说从五楼掉下个花盆就将防护平台砸穿了，质检单位还不要

重新对这楼的质量进行评估？到时我就麻烦了。”

老王愣住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：“你是说，这幢楼是你建的？你是说，真的有质量问题？”

二儿子低下头，不吱声。

“你怎么能……”老王生起气来，本想训斥二儿子几句，但话说到一半，哽住了，他想到了一个切身的问题：“有质量问题，你当初还帮你自己和你哥一人买一套？你傻呀？”

二儿子咕哝着：“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当初人家怀疑有质量问题，我这个承建人自己都在这里买房子，那质量一定是信得过的，用这招可以堵住别人的嘴。”

老王现在知道问题的轻重缓急了，对于二儿子来说，那个花盆越是从更高的楼层掉下来越好，他不能因为这件事让二儿子栽跟头，他只能转头，以家长的身份对大儿子说：“这花盆不能让你弟弟认了，从十二层砸下来，总比从第五层砸下来要好。”

二儿子立即接腔：“对呀，更何况那可不是普通花盆，只要我跟住户们说清楚，住户们会理解的。”

大儿子像被人踩了尾巴似的叫起来：“你可不能跟人们说，那是不会追究你，但那会害死我的！”

老王越听越糊涂：“等等！我怎么听不明白，什么不是普通的花盆？那花盆到底怎么了？”

二儿子张了张嘴，看看他哥，没吱声。

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叫声：“天啊，是金子，是金疙瘩，怪不得这花盆将水泥板砸穿了，自个儿还没破呢。”发出惊叫的，是在平台上的那名记者。

“金子？”老王一时回不过神来，他忙问大儿子，就见大儿子听到外面的叫声，眉毛情不自禁地挑了一下，然后，是一脸的紧张。老王逼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花盆成金子的了？”

大儿子哭丧着脸，点了点头，不得不说话了：“现在反贪抓得厉害，钱放进银行和家里都不安全。我也是没辙，想到小时候爸经常将金粉化成金块拿出去卖，我才想到将钱拿去买金子，再将它们化成一个金疙瘩，做成花盆的样子，在外面涂上油漆，就摆在阳台上，这样不怕纪委查，也不怕小偷惦记……”

老王身子一阵晃荡，他看看大儿子，再看看二儿子，越看越绝望，他不停地摇头，叹道：“你们两个好儿子啊，一个贪，一个昧，怎么都做出这样的事

来？从小我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？你们怎么不听呢？！”他数落起来没完没了，数落到后来，大儿子终于捺不住了，小声顶嘴：“爸，你也别再骂我们了，我们也是跟你学的。”

“跟我学？我是这样教你们的吗？”老王快被气翻了。

大儿子挺委屈：“你口头上不是这么教我们的，但你行动上是啊！从小，我们就看你不停地将别人首饰上的金粉给锉下来，回到家里再将那些金粉化成小金块，聚起来卖给别人。我们从小就佩服你的精明，所以……”

老王整个身子僵住了，儿子的话戳中了他心底的隐私，也是他最为得意的生财之道。家里有两个孩子念书，靠他为别人翻新首饰的微薄工钱，是支撑不过去的，他有时真恨不得将别人拿来让他翻新的首饰截一段下来拿去卖钱，但来找他翻新首饰的人，谁不多长个心眼，大家都是在跟前监督他的整个翻新过程，怕他调包或克扣。他后来终于想出了办法，那就是翻新首饰时不停地锉那些首饰，抛光了再抛光，这样就会锉下很多的金粉，积少成多，再将这些金粉拿来熔化成块，转手卖掉。这一直是他的秘密生财之道，想不到，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了。

二儿子却捺不住了，说：“说这些都没用了，现在关键是眼前的局面怎么处理。”老王一脸茫然，一边是大儿子，一边是二儿子，手背手心都是肉，他不希望他们中任何一个出事啊！

这时，外面已经闹腾起来，记者联系了质检单位，上面派人来了。二儿子被迫下了车，一再向质检人员强调，一个十多斤重的金疙瘩从十二楼砸下来，砸破水泥板也算正常，但质检人员并不认同他的说法，重新的质量检查开始了。

当天晚上，市电视台播了一个花盆砸穿小区防护平台的奇闻。第二天，纪委来了人，带走了老王的大儿子，后来，又来人将大儿子阳台上的另一只沉甸甸的花盆端走了。

到晚上，大儿子也没能回来。老王神思恍惚，担惊受怕，去了二儿子家。结果，二儿子也没回来，只有二媳妇在家里。二媳妇干号了起来：“爸，你怎么能害自己的儿子呢？你的二儿子，只怕回不来了。”

老王的心一沉，结结巴巴地辩解：“不是我害的，是、是那花盆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他噎住了。真是被花盆害的吗？他想到大儿子在车里说的那段话，也许，他从客人的金银首饰上往下锉金粉的时候，就为今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，言传不如身教，这么说来，两个儿子，真是被他这个做父亲的给害的。

最通人性的狗

曹 茂

大毛在街边开了家超市，为了防贼，还养了条狗叫阿黄。这阿黄颇通人性，机灵异常。前些天，阿黄刚下了一窝幼崽，大毛只留下了一只，其余的全都送人了。

这天清早，大毛正在看店，突然听见街上人声鼎沸，出门一看，不远处围了一群人。只见一个光头正捂着额头，站在路中央叫嚷：“娘的，这是谁家的狗？害老子摔了一跤！”

大毛低头一看，这不是自家的阿黄嘛，此时，它正躺在地上，一条后腿好像断了。大毛跟路人一打听，原来，刚才光头正骑着摩托车，阿黄冷不丁从边上蹿出来，光头躲闪不及便撞上了。所幸他只是擦破了点皮，可手上那块价值上万元的名表却摔坏了。

光头心疼地捡起名表，气急败坏地问：“这是谁家的狗？它主人得赔钱！”大毛见状，一边朝后躲，一边朝几个街坊努嘴。大伙儿都是熟人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谁愿蹚这个浑水？更何况，那光头是外地人。见众人不吱声，光头立马打电话报了警。

几分钟后，民警匆匆赶来了，可问了一圈也没什么结果。民警无奈地说，这事只能备案慢慢查，然后就走了。谁知，光头特别较真，气愤地说：“那我自己解决！”说罢，又打了个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两个朋友拖着条碗口粗的铁链赶来了。

光头指了指阿黄，恨恨地说：“给我拴上，老子就在这儿等，啥也不给它吃，看它主人不心疼？”说完，就把受伤的阿黄拴在了街边的石柱上。

然后，光头他们就在对面的饭馆一边喝酒，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阿黄晒日头。

看到这里，大毛赶紧跑回家叮嘱媳妇千万别认账，还警告六岁大的儿子小毛，千万别去街上看阿黄，否则家里要赔很多钱。小毛点了点头。

当天，光头在饭馆坐到了天黑。到了晚上，他干脆铺了张凉席，席地而卧。

街坊们纷纷摇头，这光头真难缠，大毛可咋办呢？

此时，大毛正在家看电视，媳妇心疼地说：“天都黑了，要不我偷偷给阿黄送几根骨头去吧？毕竟，它跟了咱们七八年了。”

大毛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真是妇人之仁！光头正守株待兔等你上套呢。一万块呀，我可舍不得。”顿时，媳妇不吱声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大毛开车去进货，拴着阿黄的地方是他必经之路。远远地，大毛就看见光头又坐在饭馆里喝酒，大毛想快点离开，不料，前面一辆大卡车突然横在马路当中。巧的是，大毛停车的位置就在阿黄旁边。

才过了一个晚上，阿黄明显憔悴了，一条后腿耷拉着，满眼都是哀伤。大毛看在眼里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。

这时，阿黄看见了车上的大毛，两眼放光，“汪”地轻轻叫了一声。光头依稀听见了声响，站起身朝这边张望。

大毛吓坏了，生怕阿黄跟自己表现出更多的亲近。奇怪的是，阿黄看了看大毛，又回头看了看光头，立刻安静地趴了下来，再也不吭声了。大毛长舒了一口气，这阿黄真是聪明绝顶，竟然能猜透主人的心思。光头见没什么动静，又坐下喝酒了。

很快，大卡车开走了，大毛飞也似的开跑了。

进完货，大毛又从原路返回，阿黄看见后，果然没再吱声，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。

回到家后，大毛得意地说：“阿黄简直太聪明了，真不愧是咱家养的，以后不用绕道走了。”

媳妇也是连连称奇：“嗯，等过几天，那光头找不到债主，估计也就消停了！”

于是，大毛夫妇上街再也不用心惊胆战了，他们甚至可以像陌生人一样，大大方方地去瞅拴在石柱上的阿黄。阿黄也一遍遍地看他们，神情越来越失落，这样的变化，只有大毛夫妇才看得懂。

到了中午，太阳愈加地强烈，光头继续坐在饭馆里喝酒，始终没有走的样子。再看阿黄，被晒得直吐舌头，后腿的伤口开始化脓，引得苍蝇到处乱飞。可是，谁也不敢上前送吃的。

这时，大毛的儿子小毛独自上街玩耍。不知不觉，他来到了阿黄旁边。阿黄看见小毛，眼中流露出了欣喜。但是，当它看见小毛两手空空时，又沮丧地耷拉下脑袋。